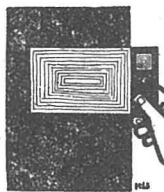


書評信箱



張先生惠鑒：

日前在圖書館讀到您發表在中華副刊的「鍾理和作品論」，今天又在「書評書目」第九期上看到您的大作「鍾理和作品概述」，及另一篇談論鍾理和短篇小說集的文章，這一連串的發現有人討論鍾理和

，着實令我高興。

我是鍾理和先生的族姪，說起來，關係是很親的。在高中時代，我的導師鍾孝上先生便常常和我討論他，回鄉後，便四處探詢鍾理和先生的身世，經過家父及家叔的解說後才知道他是我的族叔，當時身逢聯考的逼迫，強將寫「鍾理和傳」的動機壓下，現在能讀到您的作品，怎不令人興奮呢！

「雨」是他的自傳性的一部書，但是仍有許多影響他作品的家世未為世人所知，他原是屏東高樹廣興（習稱大路關）人，後遷往美濃笠山……至於我寫這

封信的目的，是希望您能提供一些資料作為我寫「鍾理和傳」的參考，因為受環境及年齡所限，許多他在廣興以外的生活和寫作資料甚缺，所以虔誠的請您提供給我，當然我也會再往美濃鐵民兄處搜取一些。

讀者鍾榮富敬上 一、四、夜

榮富同學：

你有鍾理和這位族長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現在，你立志要寫他的傳記，這是發揚先人遺德的孝行。你應趕快於族人之間蒐集原始資料，書信、遺物或筆錄口述，皆甚珍貴。

至於我個人現存文件，等全部整理完竣，印行「理和文存」全集之後，才能外借，這可能還要數年工夫。

目前，你還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拙文「前言」及「編者按」中所提到的一些書刊。如果找不到，我可借你看。

希望你慢慢下工夫，不必性急趕熱鬧。將來我還要請教你呢。再見

文安

張良澤覆筆 六十三年元月十二日

編輯先生：

謝謝您寄來本期「書評書目」一冊，與拙作剪報一份。

拙文（致何索書）在校對方面，可說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實在非常感謝，其中尚有二處排誤：(1)頁六十六，行十八把「fought」誤為「fight」，(2)頁六十九，行一，把「shut」誤為「shat」，(3)頁七十一，行三把「……有什麼善良，有什麼持久的善良？」排漏成「……有什麼善良？」

本期有龍寶麒先生的「中國現代文學的幾個問題」，該是個很好談並且可以深入討論的題目，可是龍先生的大文顧左右而言他，卻沒有在現代文學的處境與發展上加以發揮，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。不過龍先生的文章中提及盜印西書的問題，却是十分可貴，希望貴社將來有專文討論「政府與文化事業」，建議政府特設機構有計劃的執行中西圖書的出版。很淺顯的一個例子是，二十幾年來，我們還沒看到一本像樣的「英漢字典」，對學習英文的人來說，未免是一大諷

刺，更何況學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……的人。

亞青 六十三年一月九日

××兄：

看到第十期的『書評書目』，姚一葦先生的『談文學上的懂』的問題，旁徵博引，循循善誘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傑作。不過在談到字義的演變時，姚文謂：「每一個字的意義都在不斷地增加和翻新。這種新意的增加是來自『約定俗成』的，未見得有什麼道理。……」個人以為尚有商榷的餘地。

第一，許多字的意義會有所遷變，但不是每一個字，這一點恐怕是姚先生一時說溜了口，或筆記者有誤。

第二，語義變遷的現象，多半還是有相當道理的。只要稍具中國文字，訓詁知識的人都瞭解，譬如說，字義的種類有本義、引申義、假借義。而語義變遷常見到的現象，也有幾種：

A 擴大式：例如我們每天要洗「臉」，這個臉字原義只是指面部「目下頰上」極小一塊地方，而現在却擴大為整個面部的通稱，又如「災」字原本專指火

災，後來凡水旱厲疫爲患無不稱災。

B 縮小式：「趾」字原爲足，現在我們用它的意思却由脚的整體縮小爲部分之「脚趾」。又如上古凡人皆可自稱爲「朕」，後來却專爲天子自稱。

C 轉移式，口「誅」筆伐的「誅」字，原是指言語上的責備，後世演變爲殺戮之義。「無賴」一詞，謂無才無用，原非極惡之名，現在則演變爲地痞流氓之稱。又如「取」字原爲奪獲的意思，今則減輕爲普通拿物。「走」字謂原快跑，現在則變爲普通走路。凡此種種，極易明瞭，我想如果姚先生在談文學上的懂的問題時，再多參照一點中國文字上的現象，也許會更加精彩的。

弟何 常 一月十四日

編輯先生：

除夕夜及年初一，捧讀第十期「書評書目」，有以下幾點感想：

一、在「書評信箱」，發現林柏燕和劉紹銘兩位先生都勇於接受批評，承認自己的「過失」，一改「文章自己的好」，「文人相輕」的陋習。值得表揚。

二、「批評索引」所蒐羅的報紙雜誌，仍嫌不够。以報紙來說，青年戰士報每兩星期最少有一篇「新書櫥窗」，臺灣時報、臺灣日報也不定期的有書評出現，「索引」竟全忽略掉，值得改進！

胡坤仲 一月二十六日

編輯先生：

白看了十期的貴刊，十分感激。現在紙價猛漲，辦雜誌想來更加困難，爲了不忍心像貴刊這樣一本好雜誌因負擔過重而停刊，所以從第十一期起訂閱兩年。請停止贈閱，謝謝您。

樂茵軍 謹上 一月三十日

壽余先生大鑒：

拜讀先生在「書評書目」上評論拙譯「源氏物語」的大作，敬佩先生觀察入微，評論正確謹專函深表謝意，弟早有意全譯「源氏物語」，正要動筆時，竟發現林教授已在「中外文學」上逐帖刊出，爲免衝突，故改成文摘式的譯本。

林教授的譯文弟曾拜讀過幾篇（因忙於靠翻譯餬

口，未能全部拜讀），譯文非常忠實、優美，就是因為太忠實於原文的關係，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學過日文的人不易看懂，例如譯文中用「五月雨」——（梅雨）、「凡帳」——（一種日式屏風，見大新書局翻印大陸陳濤主編的日華大辭典註釋為「屏風」，但和我國常見的屏風不同，爲了使讀者易懂起見我認爲最好還是用「屏風」，再把這種屏風的構造加以說明）。

「青海波」、「若紫」的註釋，似乎亦有再商榷的必要（有關「青海波」，弟覺得「廣辭苑」中解釋得比較令人滿意），人名之下的敬稱如「上」、「院」、「宮」等最好加以說明，否則不懂日文的人，一定猜不出是敬稱。林教授另外寫的一篇介紹文中，日本平安朝的西曆年代排印有誤。

我非常希望林教授的大作集成單行本時，能够盡善盡美，所以才很誠懇地提出上列各問題，由於學淺，可能把對的反而看成是錯的，不過我敬愛林教授，並樂觀其成，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。

另外，「中外文學」上有人撰文強調大陸可能還沒有「源氏物語」的中譯本，我覺得「可能」有問題。謹將弟蒐集的資料錄於後：

明報月刊第七卷第十一期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）第四十六頁翁靈文先生撰文：「……在館中他（豐子愷）竟譯日本大部頭古典文學名著「源氏物語」……但迄今海外少見到這兩部嘉惠士林的書。」又，第八卷第三期（一九七三年三月）第三十八頁明川先生撰文：「……如果能看見他晚年譯出的「源氏物語」，那更不得了，因爲以他淺易而深情的文筆，一定把「源氏物語」說得更動人了。」細看上面兩篇報導，似乎豐子愷已將「源氏物語」譯完出版了，只是很少流傳到海外而已。有錯誤的地方尙乞先生指正 恭頌
撰安

弟左秀靈敬上 一月三十一日晨六時

編輯先生：

第十期「書評書目」中的「大街小巷都走走」的確是一篇極其精彩的「讀書的故事」，尤其作者子敏先生用很純粹的口語寫成，叫人讀來清楚明白，愛不忍釋。不過子敏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凡講到一疊書的時候，都用了一「落」書，這個「落」字想必是北平話裡那個指一堆一疊的「カマエ」字，讀起來一點不錯

，看起來却非常彆扭，老覺得那疊書掉下去了。我去問過別人，據說現在主張拿北平土話當國語的先生們都用「落」字了，可是我查了辭源，辭海，康熙字典……沒有一本上說「落」字可以有往上的意思，而一堆書，一疊書都是得由下向上疊起的，為什麼會用「落」這個只有向下意思的字呢？同音通假似乎不成理由，否則用「絡」也比較好些（「絡」有「連」的意思，而且沒有方向感在內）。後來我才查到有個「落」字，在文化圖書公司的「文化標準國語詞典」第二一〇頁，註的「カ×ㄟ（洛）」「動詞」堆起來，（例

）撰在一塊兒。」又在同一公司出的「新辭典」第三五六頁也有這個字，解釋內容相同。再查康熙字典，註為「盧戈切音螺，理也。」又註為：「螺去聲義同。」想來就是這個字了。當然，照所查到的資料來看，並沒有確指也可用作「名詞」或名詞的量詞，不過我想中國的方塊字有很多是可以兼作動詞與名詞的，所以提出來，就教方家，希望不要再「落」下去，否則一「落」千丈，真不知伊于胡底了。

景翔 二月十日

凡在「書評信箱」中刊出一則，如在千字以上，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，其他三、五百字甚至數十字的短稿，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，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，無形中，在提倡讀書風氣上，您也加進了影響力，相信是您樂意的。

有關「書評信箱」來稿，請寄「臺北市三九——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」。